

《先父的寶劍》

我已忘記是多少年前了，也不復記憶那一天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，我終於在蜜黃色大理石桌旁的藤椅上坐下來，與爸爸面對面，一齊品嚐他親手泡製的茶。不過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就好像是昨日似的，當爸爸將第一杯熱騰騰的茶放到我面前時，要我先觀察色澤，聞一聞，再一口一口慢慢啜。於是我雙手捧起薄得像紙，可愛的銀白瓷杯，只見裏面澄澈見底的琥珀色液體，輕輕蕩漾，飄出沁人心脾的香味。我小心翼翼地移到唇邊，呷一小口，頓時一股有如甘露的天然滋味滑入喉間，直在那兒不停地迴轉……

「真好吃！」我脫口而出讚嘆道。

爸爸露出難得的笑容說：「第二杯更好吃。」

* * * * *

爸爸在世時，不論是早晨或夜晚，每天都可看到他獨自一人，坐在樓上客廳角落厚重的藤椅上，就著蜜黃色大理石桌，親手沏茶、啜茶。他的工具林林總總，有圓柱形的鋁茶盤、烟栗色小茶壺、月白色小磁杯、簡便計時器、與茶壺同色茶巾、以及煮沸快速的電煮壺，還有那放在椅子旁，兩罐排列整齊，蓋得密不透風的烏龍茶葉。上午時光，他一面泡，一面讀報紙，晚餐後則一邊吃茶一邊看電視。若有姑姑、叔叔、弟弟或熟客來訪，他都會邀請上樓，款待茶品。爸爸每日下午會與朋友相約去卡拉 OK 唱日本演歌，即使歌廳有供應熱茶，他也都用透明塑膠袋裝一些家裏的茶葉，帶去那兒沖泡，與友人分享。他與好友出外遊覽，甚至出國旅行，也必定攜帶足夠份量的茶葉。沏茶、品茗是爸爸日常生活中至關重要，無可替代的事情。

* * * * *

一九八〇年代，我受聘於東海大學，為了提神，也為了美味，我開始試飲咖啡——由咖啡、奶精與糖組成，長條形的三合一隨身包。只須用手一撕，倒進馬克杯中，沖入滾水，再用湯匙攪一攪，就可入口，異常方便。漸漸地，不知怎的，由每天一包，增加為兩包，最後變成三包，有一天，甚至灌了五杯！有人告訴我，吃太多了，有害健康，我常常飲用後心悸，也驚覺不對。改為購買瓶裝的即溶咖啡，一天一杯。

* * * * *

我已想不起來爸爸天天自個兒泡茶多少歲月之後，也早就忘卻那一天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，我終於在大理石桌旁的藤椅上坐下來，與爸爸面對面，一齊品嚐他親手泡製的茶。不過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就好像是昨日似的，當爸爸將第一杯熱騰騰的茶放到我面前時，要我先觀察色澤，聞一聞，再一口一口慢慢啜。於是我雙手捧起薄得像紙，可愛的銀白瓷杯，只見裏面澄澈見底的琥珀色液體，輕輕蕩漾，飄出沁人心脾的香味。我小心翼翼地移到唇邊，呷一小口，頓時一股有如甘露的天然滋味滑入喉間，直在那兒不停地迴轉……

「真好吃！」我脫口而出讚嘆道。

爸爸露出難得的笑容說：「第二杯更好吃。」

第二杯的確更可口——更濃，更香，更甘。「既然第二杯比第一杯好，那麼第三杯比第二杯更好喝囉？」我一面嗅著空杯的餘香，一面推測道。

「第二杯最好，以後味道越來越淡，一杯不如一杯。」

* * * * *

二〇〇二年冬天，我生平第一次去義大利，立即被他們獨特的咖啡文化迷住了。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他們裝在瑩白小杯子，份量少許的濃縮咖啡，總是又香又便宜，不僅是早餐，也是飲品，更是解渴之水。隨時隨地都可以呷，都要呷。在那兒旅行的時候，我學他們，每到一景點就豎起大拇指買一杯咖啡(註)，嚐多了心悸起來，然而我認為在彼國時光難得，放開心胸一杯又一杯盡情地享受！

* * * * *

爸爸泡製烏龍茶時，會將所有器具放到大理石桌上，先用電壺燒煮新鮮的冷水，再打開罐子，倒出一些茶葉在手心中掂一掂，然後放入小茶壺。

這壺可不是一般的壺，是製造茶壺最出名的中國宜興紫砂壺。爸爸當初購得時，特地請朋友用棗紅玉線精心編織一條細繩，將壺蓋繫在壺把上。如此一來，小巧的蓋子就不會失手掉落地上。

水滾了，爸爸會注水進茶壺，蓋上蓋子，並在蓋上澆淋沸水，隨後將壺內的茶倒進茶盤中，再將茶壺盛滿水後，按計時器開始計時。在等待時，他會用熱水澆燙放在茶盤上的兩個小杯子。我曾經詢問他為什麼要將泡好的香茗倒掉，甚是可惜。他放下茶壺說，這是溫壺，茶葉或許不乾淨，或許太澀，不能飲用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也許一分鐘，也許兩分鐘，他會端起茶壺，將琥珀色的清茶來來回回注入杯子中，正好兩整杯，因為壺嘴細小，茶葉沒有流進杯內，爸爸說這是第一泡。我好奇地問過他為何要反反覆覆地斟倒，他不厭其煩地說如此一來，兩杯的濃淡才相同，也是公平之意。

我喝第一泡時，爸爸會又開始忙著沖第二泡，灌水進茶壺，淋水在壺蓋上，計時。忙畢，他才端起他的杯子品嚐第一泡，靠著椅背，嘴角透露又是滿足，又是得意的笑容……

記得第一次與爸爸一齊吃茶那天，我請教他，何以他不論有沒有品茗同伴，都在茶盤上擺著兩個磁杯。爸爸先是垂目微微一笑，繼而抬頭看著我說：「呷茶有伴較有趣味。」

我聽了面紅耳赤，慚愧不已。原來自從媽媽過世後，爸爸早就在期待我能夠坐下來，與他一起品茶的時刻，然而又遲鈍，又自我中心的我，不能體會爸爸的心意，讓他一天又一天地等候……這時，突然想到由於紅繩堅固耐用，壺身與壺蓋始終相連在一會兒，正是象徵共品香茗，常相伴隨，不禁熱淚盈眶，低下頭去。

* * * * *

爸爸沏茶技巧無與倫比，我卻對咖啡上了癮，每日必須飲用。我曾有一段時間，買了全套的虹吸式煮咖啡器具組，每天磨豆，每天煮，忙得不亦樂乎，很有成就感。大概一個月後，天生對廚房工作興趣缺缺的我，嫌麻煩，累了，就將用具束之高閣，棄置不用。

* * * * *

三十幾年前，我曾在台北一家茶行吃到十分中意的烏龍茶，帶回家一小罐茶葉送給爸爸鑑賞，內心甚為得意。第二天，爸爸沏了起來，當他嚐了第一口時，我急切問道：「如何？好喝嗎？」

久久之後，他才開口說：「這茶加了甘草。」

「加甘草不好嗎？」我十分不解地問。

他搖頭說：「好茶不加甘草或其他香料，只有本來的滋味。」

* * * * *

不久之後，便利商店開始販賣各式各樣的現煮咖啡，我便每天前去購買一中杯熱拿鐵。那時候這型商店還沒有座位區供顧客歇腳，必須外帶，碰到雨天，頗為麻煩。朋友知道了，建議我選購小型咖啡機放在家裏，要喝就有，又便宜又方便。她們哪裏知道，若家裏有現成的咖啡，不知自我克制的我，可能一日就飲用過量。我給自己訂的規矩：若想呷咖啡，就勤勞一點，出門花錢買，若懶惰或捨不得掏腰包，就休想喝。

咖啡市場競爭激烈，便利商店為爭取客源，也開始賣起價格稍高的單品咖啡。我不為所動，以啜一般拿鐵為滿足。

* * * * *

親友皆知爸爸喜好飲茶，送禮時往往帶來烏龍茶葉。爸爸從來不開封，轉手贈與他人。我問爸爸何故，他感嘆地說：「一定吃不習慣。」

爸爸行事謹慎，典型的完美主義者，這個性也反映在採買茶葉上。他為了購買他心目中最喜愛的茶葉，一定不辭辛苦，專程去鹿港一家茶行挑選，數十年不變。雖然茶葉的品質、收成與不可預測的氣候息息相關，茶店老闆卻十分瞭解爸爸的喜好與品味，每回都令爸爸心滿意足，滿載而歸。

有一次我與爸爸在家一起品茗時，我詢問他茶葉價格，他回答一斤三千元，我伸伸舌頭，頗覺昂貴，難怪香醇可口，令人難忘。

自從與爸爸一塊兒品鑑茶香以後，我出門在外，不再喝烏龍茶，也不買其他茶類，外面的茶品都沒有爸爸沖泡的那麼甘美。

* * * * *

我當初飲用咖啡時，為了提神，為了貪味，後來卻是為了讓自己幸福。

我住處附近有一又寬敞明亮，擺著十來張桌子，而服務人員又親切的便利商店。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只要我沒有課，在家吃完早餐後，必定帶著靠墊，到那商店買一份報紙與一杯中熱拿，找個安靜的角落坐下來，一邊看國內外大事，一邊品嚐那溫柔的滋味，有時候一個鐘頭，有時候兩個小時，直到報紙看完，或覺得心滿意足了，再悠哉悠哉地回家去。

中午在外面午餐後，再往同一家全年無休商店去，覺得比回家的路還順情順理，再去點一份中熱拿，坐下來，一面啜飲，一面欣賞窗外景色。這兩段時光是我一天中的幸福時刻，而咖啡是重要的元素。若是因為有事而耽誤其中一段，甚至兩段，我便感到若有所失，會設法補足。

* * * * *

爸爸離世前一年，有一天與他在家裏一面飲茶一面聊天，我不斷地稱讚一斤三千塊的茶，品質的確與眾不同。這時爸爸突然咧嘴而笑，告訴我，一直以來，他買的茶葉不是一斤三千，而是一萬三千！我聽了目瞪口呆，無言以對。爸爸為何隱瞞我多年而不如實相告？大概怕我會怪他奢侈，出手闊綽。我怎麼敢呢？我自己瞞著他，比他花更多的金錢添置無數名牌衣服、皮包！更甚的是，爸爸購買茶葉與他人分享，而我採辦名牌貨只供自己使用享受！

* * * * *

一年前有一個月時間，我為了要降低糖化血色素，實行某一營養學家主張的血糖快速平衡飲食法，在那期間，只喝開水或礦泉水，不能碰咖啡。

那些日子也正是新冠肺炎病毒最為猖獗的時候，我不便在二十四小時商店久待，改為在家飲用開水瀏覽訂閱報紙，不敢奢求往日的幸福時光。神奇的是，一個月中，我身體舒暢，精神奕奕，居然沒有渴求咖啡的慾望，也沒有殷切想念在商店流連的那段歲月！遂決定趁機戒除多年服用咖啡的習慣。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戒絕不到兩個月，咖啡癮又犯了，又開始每天去便利商店用手機刷領熱騰騰，香噴噴的咖啡拿鐵。

* * * * *

爸爸或是去鹿港，或是出遊，都是與友人同行。偶爾，他會邀我同去，我以為與他們出門沒趣，寧可與自己的朋友前去我們喜愛的地方啜咖啡，總是毫不猶豫地直言回絕，不顧爸爸聽了臉上呈現失望的神色。

爸爸去世前半年，帶病的身體開始衰弱，行動遲緩，而且面帶愁容，我們聘請堂弟楠風來家裏日夜照顧他。這時，我驀然想起每當爸爸邀我同遊，我無情地拒絕，他臉上顯現的失望神情，終於良心發現，醒悟過來，主動提議陪他以及楠風，驅車前去鹿港購買茶葉，爸爸喜出望外，立即點頭應允。於是我們很快就出發，爸爸一路上不住地露齒而笑。

到了茶葉行，看到老闆年約半百，氣宇不凡，溫文儒雅，熱心招待我們品鑑各種上等烏龍茶。我那時方才得知，他居然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吳肇勳，筆力雄渾有勁，嘆為觀止。一直貼在我們家門楣上方，捨不得更換的「春」字，就是他的傑作。

二〇一二年爸爸仙去，我整理他的遺物時，在他房間的櫃子裏發現許許多多的小茶壺、小品茗杯，另外還有將近十袋二兩真空包裝的茶葉，我一看便曉得是他去鹿港採買，來不及泡製就撒手人寰的烏龍茶。我舉手擦擦淚濕了的眼角，將這些珍貴的茶葉拿下樓。第二天分送給喜愛品賞茶香的弟弟、楠風與朋友，只留下一包做紀念，也想自個兒偶爾沖來細品回味。

* * * * * *

今年五月，台灣疫情突然轉為嚴峻，中央政府實施全國第三級警戒，建議百姓待在家裏，除非必要，盡量不外出，我也乖乖地遵行。

這段期間，所有咖啡廳、便利商店禁止內用，飲品只能外帶。我不敢天天出門購買咖啡，於是匆匆去店舖，挑選兩盒八人裝掛濾式咖啡，回家泡製。

到家後，仔細瞧一瞧包裝盒，這才發現是單品咖啡，一是巴西玫瑰鑽，一是哥倫比亞烏伊拉。先行嘗試玫瑰鑽，沒料到居然沖泡簡易，而且香氣撲鼻，口感頗佳，我不禁開懷而笑！這以後關在家裏的日子，有美味飲品相伴，不致像坐監般難熬了！

* * * * * *

六年後，一位當年在東海外文系共事的美國友人凱西，回台灣探望朋友，帶來外甥馬克。我與兩位老同仁春英與秋芳招待他們去午餐，去吃冰，去茶藝館泡茶。

馬克年約二十六，高高瘦瘦，短髮捲捲，戴黑框眼鏡，與他阿姨一樣和藹可親，是畫家。在池塘裏悠遊自在的五彩錦鯉魚，緊緊地抓住馬克的視線，他拿出手機不停地拍照。

當我們一邊沏茶，一邊品茗時，馬克告訴我們，他是跟隨阿姨來台吃茶的，我們聽了都驚喜不已。他說在美國時，曾經呷過台灣進口的烏龍茶，回味無窮。他對台灣茶的浪漫情懷實在令人動容，於是我當場宣佈要將那袋先父留下來，我視若珍寶，捨不得開封的茶葉送給他，讓他帶回美國品嚐。他十分意外，最後終於歡喜接納。那時，我腦海裏浮現一武俠小說中情景——在深山小溪邊，長髯老者慨然將隨身寶劍贈與萍水相逢的少年英雄！

(註) 在義大利購買咖啡時，向賣家豎起大拇指，是表示要買一份濃縮咖啡的意思。